

淞沪之战中真假王赓“投敌”事件

——陆小曼撰文为前夫王赓说公道话

张彦林



四月天里的王赓和陆小曼



陆小曼

人们常常把王赓在中日淞沪之战中的被捕与获刑跟陆小曼联系起来。陆小曼曾亲自撰文为王赓洗冤，为自己正名。

陆小曼与徐志摩的恋爱故事几乎妇孺皆知，她与前夫王赓的前世今生也有很多故事。王赓在“一·二八”中日淞沪之战中的被捕和获刑，成为时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人们常常把这件事与陆小曼联系起来，说是王赓在徐志摩死后，与陆小曼藕断丝连，破镜重圆，为了供应陆小曼的花销把作战地图交给日本人换钱而被捕获刑。多年后，陆小曼为此撰文，澄清事实，还王赓以清白。

战役与王赓

王赓，字受庆、绶卿，江苏无锡人。1895年5月15日出生，1911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同年留学美国，入密歇根大学学习，后改入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研习哲学，兼习英、法、德文。19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后转入西点军校攻读，1918年6月，他以全年级第十二名的成绩毕业（当时全年级137名学生），可谓成绩优异。毕业后回国，他任职于北洋政府陆军部。1919年1月，他跟随全权代表陆徵祥出席巴黎和会，和梁上栋同任中国代表团武官。同年秋天，由欧洲回国，任航空局委员。由于他精通英、法、德语言，曾经为外交部翻译长篇文章。

1921年10月22日，王赓与陆小曼在北京海军联欢社举行婚礼，并于该年升任陆军上校。1923年任交通部护路军副司令，同年晋升为陆军少将，时年28岁。1924年，王赓被任命为哈尔滨警察厅厅长，一个人赴任去了，陆小曼留在北京与父母住在一起。此时，徐志摩与陆小曼相识。1925年7月，王赓应孙传芳之邀，到南京担任督办浙江军务善后事宜公署高级参谋，9月与陆小曼在上海办理离婚手续。10月，孙传芳自任浙苏闽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王赓辞去高级参谋职务。1926年8月14日，陆小曼与著名诗人徐志摩结婚。

1928年4月，蒋介石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王赓为前敌总指挥部炮兵指挥官及铁甲车队司令，在平汉路作战。1929年1月，王赓任国军编遣委员会编组部设计处副处长，后改任淮北盐务缉私局局长。1930年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成立税警总团，温应星为第一任总团长。1931年，王赓接任，为第二任总团长，该总团下辖四个团，后来增至六个团。

1932年“一·二八”事变，宋子文命令王赓率领税警总团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据1983年7月第七期台湾《传记文学》载于翔歧《有关王赓小传之补正》一文介绍，1931年12月26日，国民政府任命王赓为国民政府警卫军第二师（师长俞济时）独立旅旅长，该旅是由税警总团改编。1932年1月11日，国民政府任命俞济时为陆军第八十八师师长，王赓的独立旅改为第八十八师独立旅，其旅部及教导团驻扎在嘉兴。后奉命率部到上海参战，独立旅司令部设于北新泾，在江湾庙行北新泾一带抗战作战。

中日淞沪开战，引起国联高度重视。1932年2月底，国联调查团抵达上海。在调查团未抵上海之前，美国武官因与王赓是同学，曾经找过他两次，都没有见到。当时报纸上说，有一天，王赓穿便服骑着摩托车到美国领事馆回访，在黄浦路被日军盯上，王赓急忙躲进一旁的礼查饭店，日军追了进去，并强行把王赓带走。后经过驻沪各国领事向日军交涉，王赓才被保释出来。为了澄清事实，王赓自请上海警察厅厅长温应星派人把他护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宪兵司令部无法处理，就将他转送到军政部军法司处理。后来，王赓被军法处判了两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陆小曼的回忆

“一·二八”中日淞沪之战

中，王赓被日军带走，对他一生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当时，就有报纸刊登关于王赓把作战地图献给日本人的报道，有的说是蒋介石让王赓献图给日本，目的是怕十九路军获胜，而坐拥江浙沪；有的说王赓献地图给日本人换些钱，是为了供给陆小曼日常花费；有的说王赓是为了和陆小曼约会才去租界的。凡此等等，众说纷纭。当时，有个马二先生写了一首小诗《赠王赓诗》，诗曰：“有口难分辩，偏遭冤鬼缠。过桥原不必，人瓮其堪怜。旧妇真黄陆，敌将是白川。伤心皮夹子，责任究谁肩。”后来，陆小曼回忆说，王赓于“一·二八”的那件事，是这样的：

王赓那时并不在正式部队里，而是应宋子文之请主持盐务组私的军警事宜（是什么名义，我已记不清楚了）。十九路军因为抗日的需要，尤其是因为缺乏良好的炮手。所以向宋子文把他借了过来的。在战斗期间，开炮是一直由他负责的。但是，当时由他指挥打向日本总司令部的炮，老是因为发生一点小差错而不能命中目标，他自己因此感到十分愤急，所以那天他是匆匆地到美国驻沪领事馆去寻他在西点军校同班的一个美国同学，同是好炮手的那位朋友去研究一下。他那同学是一等参赞，名字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就是那名闻全球的辛普逊太太（Mrs. Simpson）的丈夫。那天王赓为了去寻他，坐了一辆破旧的机器脚踏车。谁知道开到外白渡桥上，车子就坏了。他想反正下桥转弯就到了，就走过去吧！王赓平素非常粗心而且糊涂。其实那时美国领事馆早已搬家，原来的地址已经是一个日军的军事机关了（什么名字我也记不得了）。王赓是一个深度近视眼的人，那天正在心不在焉地想着开炮的事情，等到一直走到门口才抬头，想问问那位同学是否在家，谁知道一抬头，看是个日本军在那儿站岗。他一惊慌，扭过头去就往回跑。那时正值天寒，他的军装外边加了一件丝绵袍子，跑起来飘动了下摆，就露出了里面的军装裤子；因此一跑反启日军的疑心，注意到他的军服，他们立刻就如临大敌，结队在后追捕。他一时无目标地乱跑，跑到了礼查饭店的厨房间，求那些外国厨

子让他躲藏，厨子不答应，一定要他立刻出去。正在争吵不休中，日军就冲进来将他扭住。他当时就向日军声称，不用硬扭，走是一定跟着他们走，但是必须到左边的巡捕房转一转，因为当时租界上是不能随便逮捕人的，所以他们就一同到了虹口巡捕房。王赓的主要目的就是到了巡捕房就可以要巡捕房的工作人员将他手里的公事皮包扣留下来，因为其中确有不少的要紧文件，不能落在日军手内的。因此，捕房内的中国人就答应将皮包代为保藏。外界流传的带了作战地图去投日本人这句话，就是因此而起。又加上在他被捕后没有几天，日军就在金山卫登陆，所以外边的流言是更加多了。事后不久就由美国领事馆向日军将他要了出来，由蒋介石加以监禁、审讯。由于各种的证明及虹口捕房的皮包等证据才算查清了这件案子，始予释放。

陆小曼说：“这件事是由王赓亲口告诉我母亲的（因为我母亲一直是同他感情很好的），同时，我也听到官场中的亲友们来纷纷同我讲起，我认为这段经过情况是比较可靠的。”这是陆小曼写的《关于王赓》一文中的内容，文章刊发在1962年《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上。陆小曼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她看到《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里，沈醉写的文章《我所知道的戴笠》中有这样一段：“在‘一·二八’上海战争期间，便有一个旅长王赓和死去的名诗人徐志摩的夫人陆小曼闹恋爱，陆当时为上海的红舞女，王追求陆挥金如土，最后因无钱可花，而带着地图去投日本人。”陆小曼认为沈醉所写与实际情况不符，于是就写了《关于王赓》这篇文章。陆小曼目的是想还原历史真相，澄清事实，为王赓洗冤，也为自己证清白。

事实真相

在国民政府1932年的第一四二期《军政公报》里《军政部判决书》中详细记录了这一事实。判决书判决时间是“中华民国二十一年陆月卅日”，即1932年6月30日。其所述“事实”曰：“被告王赓充陆军第八十八师独立旅旅长，本年二

月初，奉调率部来沪参加抗日战役。除所部第二团调在江湾附近，归蔡军长直接指挥作战外，余部及宪兵团均奉第十九路总指挥命令，由被告指挥担任警戒南市龙华北新泾之线，并死守南市，其旅部则驻曹河泾。至同月二十七日被告接财政部宋部长电话，令赴上海法租界谈话。未报得第十九路总指挥及蔡军长许可，即行离职前往，旋又乘便往美国领事馆访友。行经礼查饭店附近，致被日本警察拘捕，嗣经提案讯办。”这份判决书提供了关于王赓的以下信息：一是王赓于2月27日接到财政部长宋子文电话，命令他到上海法租界谈话（办什么事情没有说，应该涉及机密）；二是王赓所部独立旅已经隶属第十九路军八十八师，他是否到上海应该报告部队长官，而他却没有报告就去了；三是到上海法租界后，因为趁便往美国领事馆访友而被日本警察逮捕；四是并无泄露军事机密之事，也就是并没有坊间传闻的所谓献地图给日本人的事情；五是王赓最终因为“未经报得直接指挥作战之军事长官许可，即行离去服役”而获刑，“处有期徒刑贰年陆月”。

从这份判决书中也可以看到，作为政府要员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与军队以及蔡军长和蒋总指挥（即蔡廷锴和蒋光鼐）的极其微妙的关系。毫无疑问，王赓是宋子文的人，而宋子文又是蒋介石的小舅子。南京宪兵队耍了个滑头，把王赓移交到军政部军法处，判决书里所列的“处有期徒刑贰年陆月”的“理由”是“查当时被告所部队号，既仍为陆军第八十八师独立旅，而参加作战，又奉蒋总指挥命令率部担任警戒南市一带之线，并死守南市”。也就是说他是军队的人，可谓判之有理。军政部审他，又不好开罪宋子文，说了什么“惟查沪战开始以来，敌军对被告所警戒南市一带之线，迄无军事行动，即碇泊黄浦江之敌舰，对于南市一带并无炮击或登陆行为，则南市一带只可认作戒严地域，尚难谓为敌前。又被告于二月二十七日上午赴沪当日即被日本警察拘捕，其离去服役期间尚未超过三日。自应以在戒严地域无故离去服役未遂论处，以昭平允”。所以，王赓也只是获了个“贰年陆月”的有期徒刑。